

嘉業堂  
叢書

毛詩正義

第十五冊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六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周頌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 有瞽

潛 離 載見 有客 武

思文八句 正義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既已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爲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

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爲序不同也 思文后稷 毛以爲周公自言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此後稷有大功德堪能配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眾民之命使眾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來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後稷養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汝今之經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

疆是命大有天下牢籠九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爲常久永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其食也 鄭唯以立爲粒率爲循其文義大同

傳極中 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是爲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存立眾民也 箋克能至其性 正義曰克能釋

言文此立我烝民與尙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烝眾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爲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文德故周公思之非謂徧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

割是堯遭洪水也。又云帝曰棄黎民俎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俎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眾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百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也。皋陶謨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難食。蠶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眾。蠶食謂魚鼈也。粒米也。乂養也。眾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也。傳牟麥率用正義曰孟子云麤麥播種而耰之。趙歧注云麤麥大麥也。說文云麤。周受來牟也。一麥二牟。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箋貽遺至之德正義

曰貽遺釋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渡盟津至以穀  
俱來皆尙書文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  
於盟津之上注云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  
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涖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  
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  
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  
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涖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  
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  
屋流之爲鵬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  
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爲鴉鴉鳥  
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鳥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鳥

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尙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渎以燎不言迴舟蓋

在北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爲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后稷養天下之功言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爲大功故於樂爲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卽鍾師

九夏是也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尙書旋機鈴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 臣工十五句 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敕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敬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勸農天子賓敬諸侯不敕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

鷺有客經言有客戾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  
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  
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  
指言始見不言其來 嗟嗟臣工 正義曰此周公成  
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爲其太斥故戒其  
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  
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  
慎於汝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  
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  
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  
事而不自專也又敕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歎

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是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奈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本赤烏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牟麥之瑞而爲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爲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眾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鏹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銍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 傳嗟嗟至公君正義曰嗟嗟歎聲將敕而嗟歎故云嗟嗟敕之非訓

爲敕也皋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  
故以工爲官公君釋詁文 箋臣謂至自專 正義曰  
此遣諸侯之歌敕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  
典云允釐爲理之義故爲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言  
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爲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  
之義於其歸故於廟正其爲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  
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  
不知以不純爲常故於廟中稱之爲臣以正臣之禮旣  
正臣禮而君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敕  
其下諸官而警切之使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  
雖呼其臣而戒之實亦戒諸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

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爲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立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爲不純臣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爲賓主行禮是爲不純臣若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爲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爲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

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注云  
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  
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  
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  
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皋  
陶謨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  
傳周公謂越常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  
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爲純臣  
故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工君臣並敕  
而以爲獨敕其卿大夫者以下敕保介其文不與臣連  
是獨敕保介則知此亦獨敕其臣不敕其君也且君臣

禮絕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敕臣之工不敕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爲介故云敕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侯相爲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敕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躉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

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功王平理之事也言來謀之  
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敕之而言來故知來謀於  
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云嗣王謀於  
廟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於廟也定  
本集注廟字作朝於義爲是 箋保介至執兵 正義  
曰此所以敕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爲車右故卽引  
月令以證之盡保介之御閒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  
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  
御者二人閒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  
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卽車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爲車右  
也又明以農事敕車右之意以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

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敕之也不敕御人偏敕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敕車右明其衛君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已勸人非農人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艸<sub>音莽</sub>中爲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爲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爲晚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脩耒耜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